DOI:10.6719/HC.202111_(46).0004
人類與文化 46 期／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airiti

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余俊鋒

按：2019 年的 11 月，我在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憑祥市待了大約兩周，那裡位於中越邊境，是一座邊貿城市。在那半個月中，我粗略地記錄了每天的所見所感，經過簡單的整理之後形成此文，希望能夠對這座城市進行一點初步的描述。

壹

臺北沒有到南寧的直飛航班，需要經由香港轉機，機票價格在兩千人民幣以上。想省錢且不怕麻煩的，可以按照如下的方式中轉：從臺北到香港的航班，大約耗時一個半小時。出關後領取行李，搭乘機場快線到九龍站，按照地面及周遭的指示，可以順利地到達西九龍高鐵站，前後耗時大約一個小時。從西九龍上車，就可以接駁到縱橫整個中國的高鐵網絡。香港西九龍站可以直接搭乘高鐵到南寧東站，一天一班：15:33 開出，19:32 到達，耗時 3 小時 59 分。二等座 384 元（本文所標註的價格均以人民幣為單位），一等座 613 元，商務座 1151.5 元。一切銜接得當，那麼早上從臺北出發，晚上就可以到達南寧。如果不怕辛苦，還可以繼續搭乘 20:30 的大巴車，繼續前往最終的目的地 —— 憑祥。

我沒有按照這條線路走，第一天我先到了廣州。第二天從廣州南站出發到南寧東站，搭高鐵大約三個小時；從南寧埌東汽車站乘坐大巴到憑祥，也是三個小時。

貳

人類學基本上是一門討論「他者」的學問。Uradyn E. Bulag（烏 · 額 · 寶力格）教授來系上演講時，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說法。他提到，人類學者的視角大多都是「向下」的，甚少「平視」甚至「向上」。一直以來，我都很擔心自己的研究會不會陷入到某種「尋找野蠻人」的窘困當中。

另外一種對於「他者」論述的方法是拉開空間的距離，我本能的反應是「邊境貿易」。此前在學習明清經濟史的時候，所謂「行商」和「坐賈」一直都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議題。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尤其是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中國人對於「政治」實際上維持了一種「低限度的關懷」，更為著重的是一種在經濟場域的努力，再加上現今如火如荼的「一帶一路」概念，我相信「邊境貿易」是一個可以著力的議題。帶著這樣的一種關懷，在 2019 年的 8 月份，我嘗試走了一遍中國北方的一些邊境口岸，包括了：位於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位於中俄邊境的滿洲裡和綏芬河，以及位於中朝邊境的丹東和圖們。坊間流傳了這樣的一個說法，叫作「投資不過山海關」，北中國的經濟環境確實相當不理想，dynamic 和 diversity 顯然都遠遠不足。如果非要從上述的幾個邊境城市中選擇一個點來進行研究，我或許會選擇綏芬河，但這是一個非常勉強的選項。在 11 月份的時候，我希望能夠到中國南部看看，大致上的目標是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憑祥市，它位於中國和越南的邊境。

參



圖一：憑祥汽車總站

南寧市有四座汽車站，均有大巴前往憑祥。我從埌東汽車站上車，沿著南友高速（南寧到友誼關）南下，經過三個小時的車程，到達憑祥汽車總站，票價是 82 元。十年前我走過這一段路，當時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生背包客，從南寧乘坐跨境大巴，經由友誼關，直至越南首都河內（Hanoi）。

還記得同車的有幾位要去越南打工的中國工人，以及他們的老闆 —— 兩位操著江浙口音的中年人。此外，還有一個穿著大汗衫，手搖摺扇的東北哥們兒，他不停地與那兩位江浙老闆套近乎，詢問一些有關河內及越南的情況，並且掏出手提包裡的兩萬塊現金，問能否在友誼關換成越南盾，匯率是多少。那兩位江浙老闆趕緊叫他把錢收好，不要露富，東北大哥自信滿滿地說：「沒事兒，窮家富路，窮家富路嘛！」，活脫脫像電影《天下無賊》裡面由王寶強飾演的「傻根」。大巴停靠在河內市區還劍湖附近某條不知名的街邊，大家就各自散了，也不曉得胖胖的東北大哥當年在越南過得是否愉快。

DOI:10.6719/HC.202111_(46).0004
人類與文化 46 期／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airiti

肆

憑祥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像極了記憶中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家鄉的小縣城。除了幾條主要幹道的交叉路段，這裡大多數的十字路口都沒有紅綠燈。汽車、摩托車、電動車、自行車和行人，完全依靠本能與信任各行其道，但同時也令人匪夷所思地維持了非常好的交通秩序。

儘管這裡的各家商店，包括餐飲、服裝以及超市等，都貼有能夠用來掃碼支付的微信和支付寶的二維碼貼紙，但除了在餐飲店之外，似乎大多數人還是傾向於使用現金支付，這樣的情況在大型的超市中特別明顯。我住的旅店對面有一家大型超市，每天我都會去那裡購買一些飲用水、零食以及水果等。依據我的觀察，大多數人在付款時都會選擇使用現金支付，這樣的情形不僅僅發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一些年輕人也是這樣。我猜想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大家需要從超市中換取零錢來支付搭乘公交車的費用。憑祥的公交車統一標價，票價是 2 元，我不確定這裡是否發行了公交卡，但幾乎所有乘客上車都主動現金投幣。值得一提的是，這裡所流通的一元人民幣大多都是紙幣，這個情況很像中國的北方，和在江浙一帶普遍使用硬幣有著很大的不同（對於紙幣和硬幣的使用範圍，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製造硬幣的造幣廠主要位於南方的南京、上海、深圳等地，由於運輸成本的考量，北方以及偏遠省份，大多使用紙幣）我注意到有的公交車上提示可以用支付寶進行掃碼支付，我沒有使用這一功能。在一趟從憑祥到浦寨的公交車上，同車的一個大哥由於沒有零錢，嘗試使用支付寶進行支付，但沒有成功。注意到在公交車上需要用現金進行投幣支付這一情況之後，後來在超市付款時，我也選擇使用現金支付，為此還收穫了一堆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的一角硬幣。

憑祥縣城中沒有我們在大城市裡常見的速食餐飲店，如麥當勞（McDonald）、肯德基（KFC）等。但在我住的旅店附近，有一家名為「肯麥基」的二層速食店，顧名思義，截取了「肯德基」與「麥當勞」的招牌組合而成，裡面也是販售漢堡、炸雞等食品，坦白講，味道還是相當不錯的。這裡似乎沒有咖啡店，但路邊有一些手搖飲料店，有的店名甚是有趣，如「港台の茶」等。「益禾堂」大約是一家連鎖手



圖二：憑祥市內的「肯麥基」餐廳

airiti

搖飲料店，在廣西其他的幾個城市我都有看到。我想提一下這些餐飲店裡的背景音樂。我有稍稍留意這裡所播放的背景音樂，大多都是十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一些我們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中很少聽到的「懷舊金曲」。另外，廣西其實有大片的「白話區」，是故粵語歌曲也佔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就我所聽到的部分而言，大多也都是一些經典老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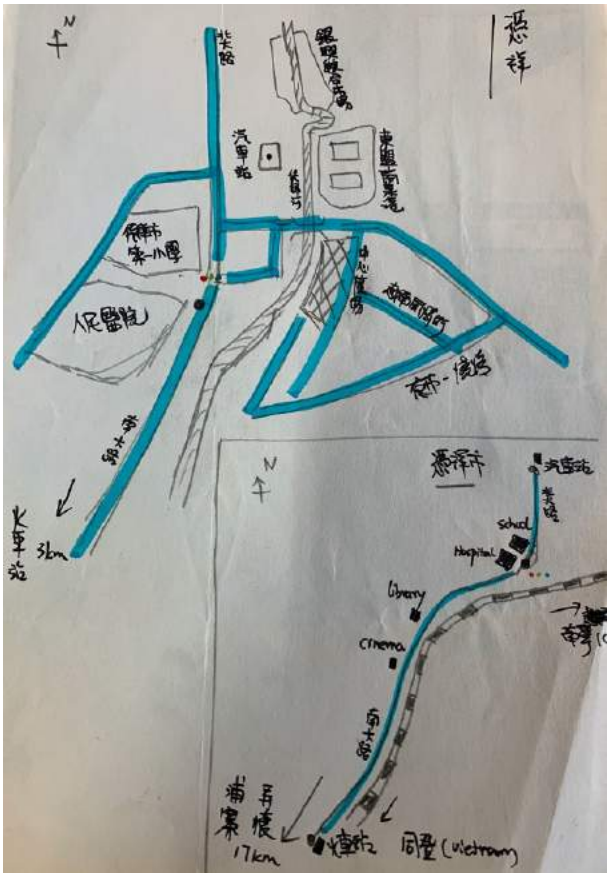
藉此可以稍微談一下在憑祥我所聽到的語言。毫無疑問，普通話是大家所通用的語言，但當地人的口音非常獨特，和標準普通話有著很大的不同。在路邊所聽到當地人所講的語言，似乎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南寧白話」。我懂粵語，所以這一部分的資訊可以完全地接收。廣西地區所講的白話和我們熟悉的廣州話之間乍一聽存在不小的差異，但一旦接受了當地人發音的設定，那麼交流起來應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第二類大概是當地的「壯語」，流傳於廣西當地的壯族語言，這一部分我完全沒有辦法聽懂，但似乎很多當地人是完全可以同時掌握上述兩種語言的。在一輛從弄懷開往憑祥的私人巴士上，我聽到司機所播放的收音機裡，似乎講的是越南語。我不確定當地壯語和越南語的區別，但考慮到當地很明顯有一定數量的越南裔群體，那麼車裡播放越南語廣播，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提一句，我在當地的多個場合都聽到有人說帶有濃重東北口音的普通話，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憑祥市區非常小，用步行就可以全部走遍。我住在憑祥汽車站附近，這裡幾乎就是全城最繁華的地段了。附近有一家「週六福珠寶店」，其對面是一家「錢櫃 KTV」。憑祥汽車站售票處正對面，向東跨過一條窄窄的「憑祥河」，就是「東盟商業港」。雖然這個招牌非常高端大氣上檔次，但事實上只是一個兩層的開放式購物中心。整體建築類似於一個南北向的 8 字型結構，第一層是一些服裝店、飲食店、大超市，二樓的佈局和一樓類似，能看到一些售賣玩具的商店、美容的店面、以及一些手機維修的店面。8 字環形結構的兩個中庭，擺放了一些供小朋友玩耍的娛樂設施，包括了一家可以撈魚和烏龜的攤檔。「東盟商業港」的北面不遠處，是一座名為「銀興綜合市場」的菜市場；南面跨過一條主幹道，大約可以理解為憑祥市的「中心廣場」，入夜之後，就可以見到有人在這裡跳風靡全國的「廣場舞」。在跳廣場舞大媽們的東邊，是「越南風情街」，聚集了一些餐飲店，沿著「越南風情街」前行，在路的盡頭有一條南北向的馬路，入夜後，這裡聚集了數十家的夜宵攤檔，販售燒烤、米粉等各類食材。

憑祥火車站在憑祥汽車站的西南 3.7 公里處，由「北大路」和「南大路」相連。我在某一天試著從旅店所在的汽車站出發，一路走到憑祥火車站。首先會經過「憑祥市第一小學」，緊接著的是「憑祥市人民醫院」。人民醫院門口有一個公交車月臺，

DOI:10.6719/HC.202111_(46).0004
人類與文化 46 期／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處於一個三岔路口，絕大多數的公交線路都會經過這一站。此外，也有很多人會在這裡等待一些私人運行的小巴車，前往浦寨或者弄懷，這裡同時也是北大路和南大路的分界點。繼續往前，在一棟非常不起眼的居民樓前，你會看到「憑祥市圖書館」的招牌，週一到週日這裡都會開放。沿著南大路繼續向西南前進，左手邊能看到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工人文化館」，再往前數百米的右前方，則是憑祥市唯一的一座電影院——「憑祥廣影萬福電影城」。繼續往前，就沒有什麼可以著重介紹的地標性建築了。沿著南大路，左邊是鐵軌，右邊是一些樓盤和商鋪，直至到達憑祥火車站。



圖三：手繪憑祥市區示意圖

憑祥火車站是一座嶄新的建築，我去的時候車站的站前廣場還在鋪地磚，只留了一個出入口進入車站大廳。車站的主體建築上掛有如下的幾個大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憑祥口岸憑祥站」。憑祥站往南連接的是越南的同登站。2019 年的 2 月 26 日，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穿越了整個中國，從這裡出境到達越南同登，然後前往越南首都河內，與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進行了第二次美朝首腦會談。憑祥站每天只有三個班次的列車來往於憑祥與首府南寧之間，從憑祥出發的列車時刻表如下：T8702 次列車，6:05-10:06, 途徑寧明和崇左；5512 次列車，10:10-15:15，途徑寧明、亭亮、崇左、瀨湍、渠舊和扶綏；5518 次列車，14:00-18:16，途徑寧明、崇左和扶綏。我在火車站附近呆了一會兒，陸續有人趕來搭乘下午的 5518 次列車。相較於高速大巴的 82 元票價，搭乘火車前往南寧需要多花一個小時，但票價只需要 29.5 元。

作為一個邊境城市，憑祥市內並沒有體現出太多的邊境貿易的活力與特色，真正展現邊貿活力的，需要前往距離市中心大約 17 公里之外的兩個邊貿小鎮 —— 浦寨和弄懷。在之後的幾天，我每天從憑祥市人民醫院門前的巴士站乘車，前往這兩個邊境貿易小鎮。

伍

浦寨和弄懷，是距離憑祥市中心大約 17 公里的兩個邊貿小鎮。從市中心出發，7 路公交車到浦寨，8 路公交車到弄懷。我首先去了浦寨。在憑祥市人民醫院門口的公交車站可以搭上 7 路公交車，上車投幣 2 元。此外還可以選擇乘坐一些私人的巴士，大多都是由「柳州五菱」這一車型運營。除了司機之外，還可以乘坐 7 人。部分車輛最後一部分的座椅被拆除，可供司機帶貨。我第一次去浦寨，是乘坐 7 路公交車。

公交車離開憑祥市區之後，沿著我之前走過的南大路，經過憑祥火車站，再一路向南行駛。車子駛入一段雙向二車道的鄉間小道，讓人很難想像這輛車會駛向邊境貿易的小鎮。經過幾個村落之後，會經過一座「中國東盟憑祥水果城」，從越南進口的大宗水果會在這裡進行貿易。繼續向前，豁然間出現了一座繁榮的小鎮，有大型的加油站以及各式餐館、旅店等，而後可以看到一個大型的關隘城樓式建築，上面寫有「中國 —— 東盟憑祥浦寨．弄懷邊境貿易區」，經過之後，前方的道路開始分叉，一邊前往弄懷，另一邊前往浦寨。我乘坐的 7 路公交車前往浦寨，不久之後就會經過「憑祥海關浦寨監管點」。理論上經過的車輛都會停下接受檢查，但似乎這樣的規定並沒有受到的嚴格的執行，檢查的人員大多都只是站在車外隨意透過窗子目視檢車。我當天搭乘的公交車停了下來，身穿制服的邊檢人員上車環視，一位頭戴帽子的乘客被單獨問話，要求出示身份證進行檢查，隨後邊檢人員下車，公交車繼續前行，最後停在小鎮中心的一塊類似於「中心廣場」的空地上。

DOI:10.6719/HC.202111_(46).0004
人類與文化 46 期／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airiti

浦寨幾乎位於一個山坳之中，從海關監管點開始，公交車就沿著路一直下坡行駛。小鎮的中心是一塊東西向「目」字型廣場，廣場的東北角就是 7 路公交車停泊的地方。圍繞著廣場的，是幾十上百家商鋪，商鋪的面積大致上是一樣的，販售的商品主要有兩樣：紅木製品和玉器，間或有幾家超市、藥店、通訊器材商店等。從廣場的西南角延伸出去，就是「浦寨口岸」，往來於中國和越南的大型貨車經由這裡將兩地的貨物送往不同的目的地。浦寨口岸似乎只對「邊民」開放，但網絡上也有人指出，一般遊客也可以由此出境。在口岸的牌樓上掛有這樣的標語：「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雙方邊民進出口岸必須持有合法有效的中越邊境地區出入境通行證件」。中國方面的大貨車是在中國常見的那種「東風牌」或者「解放牌」大貨車，而越南方面的貨車，是在中國幾乎見不到的美式大卡車，類似於電影「變形金剛」（Transformers）中的「擎天柱」（Optimus Prime）的形象。口岸的對面，也就是「目」字興廣場的西側，是「國門大廈」，這裡的第一、第二層是大型的商場，一樓販售越南的紅木，二樓販售越南的玉器。大廈其餘的部分是「雲鼎國門大酒店」，在大廈的一角，可以看到「浦寨遊客服務中心」。



圖四：浦寨口岸

從浦寨的一端可以經由海關監管點可以前往憑祥，另一端則通過浦寨口岸前往越南，夾在中間的浦寨可以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小生態系統。我去浦寨的那幾天，街上其實看不到多少人，但從路邊停靠車輛的數量，以及浦寨街邊所體現的各種生活設施來看，這裡必然生活了相當數量的人口，這就給人一種神奇的體驗：明明很多證據都顯示了這裡生活了很多人，但卻沒有辦法看到這些人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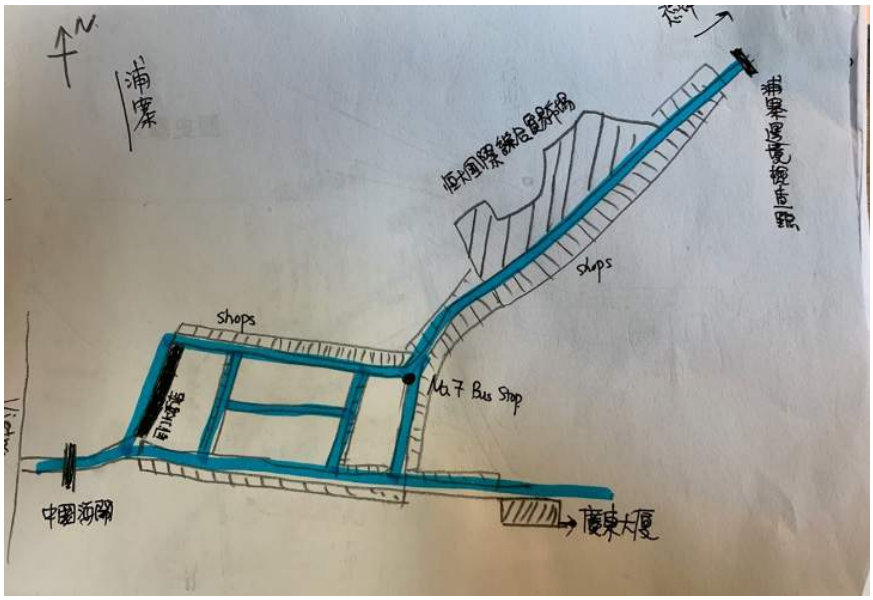
浦寨的路邊停了很多貨車與私家車，大部分是廣西當地牌照，同時也能看到一些掛有浙江、廣東、湖南等其他省份牌照的車輛，有趣的是，這些掛有外地牌照的車子往往都更加高檔。你能很容易地注意到鎮子上座落了很多的酒店與賓館，如「中亞國際大酒店」、「芙蓉大酒店」、「國賓大酒店」、「華越商務大酒店」等，此外也有一些小規模的公寓與賓館。這裡也有相當多的飯店，掛著東北菜、川菜等的招牌。坐落在「目」字型廣場中間兩條道路兩邊的，是一些小型的攤檔，很顯然這裡入夜之後會出現一些夜市及大排檔等。站在

airiti

鎮子中心，你無法錯過「目」字型廣場西南角延伸出去不遠處的一座高樓 —— 廣東大廈。在這樣一個邊貿小鎮裡聳立著這樣一座二十多層高的大廈，是非常突兀的。很顯然這裡存在有情色交易，當我嘗試著走近這座大廈時，先後至少有三位坐在附近的中年男女，像我暗示可以提供特殊服務。在大廈附近，有一些販售蔬菜、水果、服裝等生活用品的商店。

我試著從 7 路公交車停靠處走到浦寨海關監管點，再進一步看看浦寨的其他區域。這是一段一直都是上坡的道路。離開「目」字型廣場不遠處的左手邊，就是一片佔地面積非常大的「憑祥市恆大國際綜合貿易市場」，裡面有大量的商鋪銷售各式各樣來自越南的紅木製品，主要包括桌子、椅子在內的傢俱。貿易市場的對面也是一家家近乎千篇一律的紅木商店。繼續向前就會到達此前搭乘公交車經過的檢查點，工作人員沒有對我進行任何的盤問。路邊剛好駛過一輛開往憑祥的私人巴士，我招手攔下，上車回到憑祥市中心，票價是 5 元。

毫無疑問的，浦寨是一個大型的紅木交易中心，但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那樣，至少我去的時候，明明很多證據都顯示這裡有很多人生活，但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外人，整個小鎮卻顯得有些空曠，看不到太多的人群活動。同樣毫無疑問的，這裡存在著非常複雜的互動關係，但或許需要長時間地介入才能真正觸摸到這潛伏在表面之下的暗湧。



圖五：手繪浦寨示意圖

DOI:10.6719/HC.202111_(46).0004
人類與文化 46 期／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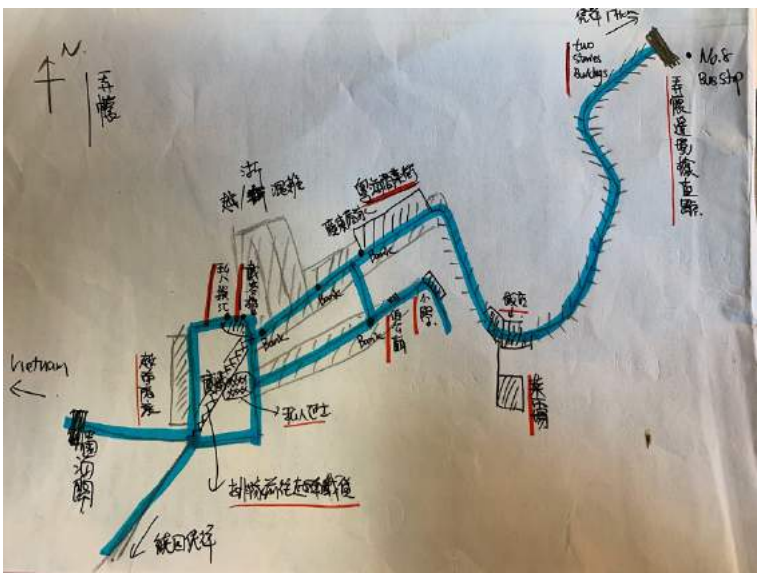
airiti

陸

弄懷是浦寨之外的另一個邊貿小鎮，從憑祥市中心可以搭乘 8 路公交車到達，由於搭乘公交車實在太耗時間，我選擇乘坐私家巴士前往。從憑祥到弄懷的私家巴士票價是 6 元，比去浦寨要貴 1 塊錢。如果在人民醫院門口的月臺沒有足夠多的乘客，司機會沿著公交車的線路前行，沿途繼續招攬乘客。如果小車在市中心就坐滿了，那麼司機會果斷地繞到城外的高速公路直接前往目的地，那樣會節省很多時間。

到達「中國 —— 東盟憑祥浦寨．弄懷邊境貿易區」字樣的路口之後，前往弄懷的車輛會沿著一條小道上山，沿著蜿蜒的盤山道前往弄懷的海關監管點。有理由相信這大概是一條當地交管部門設定的單行線，因為從弄懷返回憑祥的車並不會走這條路。從憑祥市中心開來的 8 路公交車終點站在海關監管點，從這裡前往弄懷邊貿小鎮的中心，大約還有 3 公里，私家巴士會繼續前行，直到小鎮的中心廣場。這 3 公里是一段相當有坡度的長下坡，路的兩旁是數以百計造型相同且互相連接的二層小樓。絕大多數小樓房的門都緊鎖著，從部分開著的門口往裡看，這些二層小樓的一樓大概是用作倉儲，二樓的窗戶幾乎都掛有窗簾，可能是供住宿用。私家巴士沿著長下坡一直開到底，就是小鎮的中心廣場。

和浦寨相比，弄懷距離憑祥市區的距離更遠，也顯得更為封閉，更能被看作一個獨立的生態系統。和略顯空曠和冷清的浦寨不同，弄懷更為緊湊，店鋪、車輛、人員的密度也更大，更具有活力。弄懷給我的感覺是，在一個外表上和諧的商業社區下，隱藏著很多的對立與張力，我想換一種方式來描述弄懷的情況。



圖六：手繪弄懷示意圖

airiti

一、　男人和女人

潘毅（Pun Ngai）在《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題的形成》（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中想要塑造中國女性打工者的主體性。在我看來，在商業的另一個層面更能體現女性的主體性。我們知道在江浙一帶的小型私營企業，存在著一種「前店後廠」的經營模式：以夫妻為核心的小型私營企業在市場裡擁有或租賃了一個攤位或者店面，而在攤位和店面裡銷售的商品，則由自家工廠所生產。在「前面」負責「擺攤」和「看店」，同顧客交流以進行貨物銷售的，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在「後面」負責原材料購買、監督工廠生產以及運送貨物的，絕大多數都是男性。這樣的運作邏輯在弄懷也同樣適用，據我的觀察，在弄懷的店面裡「擺攤」的，絕大多數都是女性，而男性則在前述那幾十上百間二層小樓房裡進行收貨、卸貨與裝貨的工作。和浦寨大多銷售來自越南的紅木和玉器的情況不同，弄懷的商家幾乎全部都是在銷售來自中國的商品，包括衣服、襪子、布料、數據線、低端電子產品等。而來弄懷進行採購的，大多都是越南人，頗為有趣的是，這些來弄懷進行採買作業的，大多都是女性。我注意到的情況是，她們三五結伴，然後在店內進行挑選，與店家商討。當雙方確定了商品的數量和價格之後，再由店家備貨、裝貨然後送出。一些將貨物準備好然後打包的工作都會在店內進行，一般來說這樣打包的工作都會交由男性負責，但是在弄懷的商店內，幾乎都是女性在進行打包的工作，她們麻利地將貨物裝箱，用膠帶封口，然後再套編織袋，最後用大號的打包針線將袋子封口，在袋面上寫下購貨人的名字和聯繫方式。在弄懷，很明顯地可以看到男女分工，各司其職。再舉一些例子：在小鎮廣場的一角，有一些私人換匯的人員（下文會再次提到），這些都是由女性在提供服務；而在一旁停泊了一些摩托車，提供載客服務，他們都是男性。前文提到的私家巴士的司機，幾乎都是男性（但我在某一次搭車回憑祥時，那輛車的司機是女性），另一個明顯由男性掌控的工作，是排成長龍的「柳州五菱」車隊，它們排隊依次過關，到越南方面裝貨，然後再送回中國。此外，在飯店內燒米粉的是女性，在外面送快遞的是男性。可以說，女性大多都在店內，處於一種「靜」的狀態；男性都在外面，處於一種「動」的狀態。大致上存在一種男人和女人的對立，但從觀感上來說，在弄懷能夠見到的，似乎還是女性佔了大多數。

二、　中國人和越南人

前面我已提到，在弄懷主要交易的是來自中國的日用品、針織物及低端電子產品等貨物，但在弄懷開店擺攤的並非全部都是中國人。如果以小鎮的中心廣場為區分，靠憑祥市區一側，包括一塊名為「粵海商業街」的區塊，其經營者應該都是中國人，靠近越南一側的商鋪大多都是越南人在經營，小廣場西部的幾排店鋪則是中越經營戶雜糅交錯。從商鋪的招牌和廣告所使用的文字大約就可以予以區分，中國人所開設店鋪的招牌和廣告大多都是中文，些許印有一些越南文的單字，而越南人所開的店鋪則幾乎都是越南文。除此之外，在廣場一

角進行私人換匯的女性也是越南人，而在一旁坐在摩托車上等人搭車的司機，可能也是越南人，我聽到司機和換匯女性之間用越南語聊天。路邊還能看到一些用扁擔挑著小攤檔販售越南米粉的女性，一如我們能夠在河內和胡志明街頭所看到的那樣，這些中年女性毫無疑問也是越南人。另外，在越南人所開設商鋪所處的大樓裡，我還注意到有人招募了一些越南女工在進行一些針織物品的加工工作，顯然在弄懷這個小鎮裡，除了單純地販售成品貨物之外，還有人招募女工來對一些半成品進行加工。在小鎮的宣傳張貼欄中，我一共找到了九張張貼告示，其中只有三張是用中文寫，另外六張寫得是越南文。那三張中文告示的內容分別是：「招中國女工：服裝店記數、記賬員，工資面議」、「出租 · 粵海商貿城」和「旺鋪出租 · 廣東商貿城二期」。越南文的告示我看不懂，但其中的四張內容是一樣的，越南文是：tìm phiên dịch 按照 google translator 的翻譯結果顯示，大概是招聘翻譯人員的意思。在一家越南米粉早餐店裡，我注意到有將近十個年輕越南女性在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後，其中的四位搭乘上文提及的摩托車離開，大概是去店鋪上班，剩下的六位則結伴回到附近的一棟三層小樓。這裡或許可以岔開去講一下，我在描述浦寨的部分曾經提到，在浦寨能夠看到相當多的飯店與餐館，但是在弄懷卻令人驚訝地看不到太多的飯店。除了兩三家販賣越南米粉的簡易餐館，以及由中年越南女性挑著小攤檔經營的越南小食攤之外，在那長長下坡的幾十上百間二層小樓中間，集中地聚集了大概四五家餐館，招牌中包含了「潮汕」、「溫州」和「西貢」等地理名詞，遠不如浦寨那麼的豐富多彩。綜上所述，在弄懷可以明顯地看到越南的因素，包括越南人、越南文字和越南食物等，和浦寨主要販售來自越南的紅木和玉器不同，弄懷的越南因素顯得更加具有生活氣息。以我的觀感，在弄懷，越南人的比例可能在三四成之間。

三、　浙江人和廣東人

在弄懷，除了越南人和中國人的分別之外，在中國人群體之間，顯然也有依據地域所進行的區隔。讓我從車牌說起。停靠在弄懷的車輛大多都是掛有廣西的「桂」字牌照，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外地牌照，主要是以浙江的「浙」字牌照和廣東的「粵」字牌照為主，而相較於掛「桂」字牌照的當地車主要以「柳州五菱」等低端車輛不同，掛「浙」和「粵」牌照的車型則多為中高端車，包括了「奔馳」、「寶馬」、「路虎」在內。有一些停靠的路邊的豪車看不見車牌，車主用一圈高度剛剛到達引擎蓋的黑色物體將車子圍住，剛好能夠擋住車牌。這樣的操作既不能抵擋太陽照射，也無法遮掩灰塵，一個可能的作用是遮掩車牌不讓人看見，其背後顯然另有隱情與深意。上文我已經提到，弄懷有一塊被稱作「粵海商業區」的低端，大約是一個南北向長方形「口」字佈局，四週一圈就是店面，由其中所停靠車輛的「粵」字牌照來看，這裡大約是廣東商家聚集的區域。浙江商家聚集的區域要在粵海商業街的南邊，那裡並沒有停靠太多「浙」字牌照的車輛，我是從商家說話的口音中聽出來的，我幾乎可以肯定其中的幾家老闆是浙江義烏人。另外，廣東商

人和浙江商人所販售的物品也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在粵海商業街的廣東老闆店鋪中，我們能看到的是大量的數據線、攝像頭、USB 等低端的電子產品，而在浙江老闆的店鋪中販售的大多都是服裝和襪子等針織物品，這與兩地不同的生產類型與模式還是相符合的。

四、　地上金融與地下金融

在弄懷小鎮至少能看到四家的金融機構：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以及廣西憑祥農村商業銀行。這是在檯面上的「地上金融機構」，而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及的那樣，在弄懷中心廣場的一角，能看到私人換匯的「地下金融機構」。在中心廣場西側聚集了很多越南籍的群體，包括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進行私人換匯的越南女性，跨在摩托車上等客人的越南男性，以及挑著小食攤的中年越南女性。其中進行私人換匯的越南女性大概有十名左右，她們坐成一排，帶有具有濃厚越南特色的竹製尖頂帽，等待客戶上門兌換。在她們的斜對面的中國農業銀行門市部前，也坐有兩位越南女性，一副「地下金融機構」與「地上金融機構」直接對話的場景。私人換匯在邊境地區顯然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現象，儘管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官方對於外匯的管制非常嚴格，但這樣的外匯管制大概只限於美金、歐元、英鎊等貨幣，對於越南盾等的管制顯然並不嚴格。在香港，我們可以在街邊看到大量的「兩替店」，可以自由任意地兌換各式的貨幣，而在中國內地的絕大部分城市，只能透過具有相關資質的銀行等金融機構才能進行貨幣的兌換的，是故我並不確定這樣的私人換匯在中國是否合法。有一種可能是在一些邊境地區存在特定的政策優惠，容許私人進行換匯。本文一開始提到，在 8 月份我曾經到了黑龍江的綏芬河，那裡有特殊的政策容許民間進行人民幣和俄羅斯盧布的自由兌換。當我到綏芬河當地的幾家銀行試圖兌換盧布時，被告知無法在銀行兌換，後來在當地的商場中換取到了所需要的盧布，並且匯率要比官方的匯率要好一些。但在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我在當地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超市裡也能換到所需要的蒙古貨幣圖格裡特。很多年前在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小鎮樟木，我也是通過當地的藏民換到了所需要的尼泊爾盧比，在搭乘樟木當地的私人小巴（俗稱「黑車」）時，四川籍的司機告訴我，在樟木，只有藏民能夠經營貨幣兌換的業務，漢族人沒有辦法打入那個圈子，像他們這些四川人只能開飯店或者開黑車。由上面的這些敘述可以看出，在邊境地區是存在有很大的民間自由匯兌的空間。從弄懷的例子來看，參與到匯兌業務的，都是越南人。我看到了一樁換匯業務的部分過程：一個中年人來到農業銀行門口的某一個越南女子前，然後越南女子從手提袋裡拿出一疊用橡皮筋紮好的越南盾開始數，看顏色應該是 10 萬或者 50 萬面額的越南盾。男子拿到錢後離開，越南女子打開隨身攜帶的大筆記本，在上面記錄了一些內容。如果按照樟木換匯的藏民的例子來看，這些在弄懷進行越南盾兌換業務的越南女子其實都是屬於同一個老闆，她們大約相當於那個幕後老闆的僱員，在外提供換匯業務而已。

DOI:10.6719/HC.202111_(46).0004
人類與文化 46 期／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的初步觀察

airiti

柒

前面我指出，弄懷相較於浦寨是一個更加獨立的生態系統，我在這裡找到了一個菜市場、一所學校以及一座廟宇。

菜市場位於上文我提到的那幾家招牌中帶有「潮汕」、「溫州」和「西貢」等地理名詞的飯店附近。我原本只是想選擇在那幾家飯店中隨意吃點食物果腹，但看到飯店附近的小路進去就是一個人聲鼎沸的菜市場。這是一個用藍色鐵皮搭建而成的簡易菜市場，屋簷下略微有些昏暗，攤主在用力地揮舞著砍刀剁著豬肉，看來外面正在瘋傳的「豬瘟」並沒有影響到這裡。一些小販並沒有擁有固定的攤檔，就將菜品擺在路邊，每一個大臉盆裡裝了一種貨物，然後將各個臉盆相互錯開堆疊在一起。最令人稱奇的是這裡同樣販售新鮮的漁獲，是從憑祥市區運來的。我去的時候剛好遇到漁獲攤檔的老闆在卸貨。老闆用一輛「柳州五菱」小麵包車載貨，把漁獲放進裝著水的大袋子裡，然後將這些袋子放進一個個大竹籃中，從憑祥運送到弄懷的菜市場。漁獲相當豐富，除了活魚之外，也有冰鮮，此外還有墨魚、蛤蜊、大閘蟹等，甫一鋪開，來買菜的顧客們就爭先恐後地挑選開來。菜市場的一角有一家早餐店，名為「福建客家小吃」，我要了一碗餛飩和一碟拌麵，味道還可以。

憑祥市弄懷小學在小鎮的半山腰上，沿著「廣西憑祥商業銀行」所處的那條街一直往上爬，經過一座廟宇之後，就能看到。弄懷顯然是有當地人的，站在小學的位置在往遠處眺望，能看到更遠處的山腰上有一些舊的房子，那些應該是舊有的當地人的住屋，而目前我們能看到的低凹處的所有建築，是隨著弄懷作為邊貿小鎮而逐漸開發建設而成的。我在網絡上稍微查找了一下相關的材料，弄懷小學大約八成的學生都是這些來弄懷做生意的外來人群的子女，也就是說，還有大約兩成的學生其實是當地人。

弄懷的一座廟宇就在學校的下方不遠處，從外形看非常簡易，十二根鋼管支起一個中國傳統形式的建築，作為這座廟的外延部分，主要的建築是後方的一間屋子。在廟的外邊，能夠看到三塊大大的匾額，中間一塊寫著「合境平安」，左邊是「吉祥」，右邊是「如意」，左右兩個匾額比中間的匾額位置稍低。涼亭式建築的正中間擺放有一個「天宮爐」，裡面插著燃完了的線香，天宮爐前面放有四個



圖七：弄懷伯公廟

墊子，供信眾跪拜祈求用，墊子前方鋪有一塊黃色繡有紋樣的布。進入主殿，一切都非常簡易，不像我們想像中那些廟宇那樣，這裡沒有巨大的雕塑，大廳的中間是兩張巨大的灰色不鏽鋼桌子，屋子最裡面是一堆各式各樣的小塑像，包括常見的釋迦摩尼、彌勒佛、關公以及財神爺等，其中財神爺的小塑像是最多的，可以說一眼看去都是小財神爺的塑像。牆上掛了一幅不知名的畫，以及一大面紅色的帶有紋樣的布匹，寫有「福德老爺」四個字，左右各掛有兩個紅燈籠。塑像對面的桌子上擺有果盤、插有綠色長條植物的花瓶、供信徒插香的盆、點燃的蠟燭、以及一個「功德箱」。這些寺廟中常見的物品並不會特別吸引人的注意，最抓人眼球的是左右墻上掛著的紅色佈告欄，左邊是「公示欄」，記錄了一些收入於開支的詳細目錄，右邊是「捐資芳名榜」，記錄了捐款人的名單和金額。從這兩項材料中，我們大概能瞭解到這座廟宇的一些資訊：這是一座「憑祥市弄懷伯公廟」，也就是當地的土地公廟，於 2017 年四月十五日重修，每年的農曆二月初二是「伯公生辰」，當地會舉行慶典。從「公示欄」看，每年的收入和開支都會詳細記錄，並且將相關開支的發票拍照，印在公示欄上。

2017 年重修伯公廟，收入 114508 元，支出 76317 元，結餘 38191 元；2018 年收入 86104 元，支出 56932 元，結餘 29172 元，加上舊年結餘，共結餘 67363 元；2019 年收入 112081 元，支出 91386 元，連同舊有結餘，共剩餘 88058 元。並標明：結餘款項存在弄懷農村信用社。右邊的「捐資芳名榜」詳列了從 2017 年至今歷年捐款名單和捐款金額，在 2017 年重修伯公廟的捐款中，「廣西憑祥鴻毅邊貿市場有限公司」捐款最多，為一萬元人民幣，署名為「範明」的人士捐款 6000 元，為個人捐款金額之最，其餘捐資數百至數千不等；2018 年，「範明」捐資 5000 元，繼續排列第一，另外一名「劉添和」也捐資 5000 元，「周育成」捐資 4800 元。這一年的捐款名單中，還有公司與機構的捐款，「粵海公司」捐款 800 元，「憑祥市農商銀行」捐款 600 元。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至少有十名越南人士也參與了捐款活動，「芳名榜」上也留下了這些越南文的姓名；2019 年，「範明」先生繼續捐款 5800 元，排名第一，一位署名「徐楚生」的人士同樣捐款 5800 元，2017 年提到的周育成捐款 4800 元，劉添和捐款 3800 元，這一年同樣有大約十位的越南人士捐款，並在上面留下了越南文的姓名。毫無疑問，這樣的「公示欄」和「捐資芳名榜」能夠從側面顯示了藉由「捐款」和「慶典」維繫弄懷這一社區的運作系統；捐資芳名榜上位列前位的一些人，無疑也就是這一社區裡的重要人物，而越南人士的參與，更是體現了弄懷的活力與多樣性。

弄懷是一個貿易的平臺，通過在弄懷進行的貿易，將中國內陸的貨品銷售至越南各地，因此，物流顯得尤其得重要。在弄懷的街邊，不時能看到滿載貨物的大貨車駛來開去，在不同的店面與倉庫前卸貨、裝貨。在中心廣場附近的一棟大樓上，掛了一副「東明物流」的巨大廣告，上面寫了「選擇東明物流，伴您生意興隆」。按照廣告的內容顯示，東明物流提供了憑祥往返義烏的物流服務，此外還兼營浙江台州、慈禧、

湖州和江蘇常熟往來憑祥的貨物組櫃與運送服務，並清楚明瞭地寫下了義烏和憑祥的收貨位址和聯繫方式。在另外一家「憑祥市匯日通國際物流公司」的廣告上，標註了中國往返越南的廣告，上面寫了：「中越商品整車、零擔、快件保價運輸；河內、胡志明、海防、峴港中轉越南各地往返」，並且標註了運送物流的時間：「河內特快專線當天到達、高速專線次日中午到達、經濟專線 2-3 天到達」。相較於浦寨，弄懷顯然是一個更加封閉、更加獨立、更加具有活力的社區生態系統，富有各式樣的特質。

捌

離開憑祥之後，我去了 300 公里之外的東興，然後前往防城港，從那裡搭乘高鐵，經由南寧回到廣州。最後從廣州白雲機場搭飛機回到臺北，結束這一次的行程。

補記

上述文字大約寫於 2019 年 11 月的下旬。那時候我從廣州回到臺北，依據先前每晚在旅店所寫的記錄，整理出了一份簡單的田野筆記。我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位元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以及其下轄的兩個邊貿小鎮 —— 浦寨和弄懷，希冀能夠對當代中國的邊境貿易做一點初步的整理與介紹。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與開放，所謂的「產業轉型」與「一帶一路建設」愈來愈多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當中。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擁有悠久歷史的「邊境貿易」如何在新的時期得以變革與發展，是一個頗值得關注的有趣議題。

在上文的部分段落中，我曾經提到，在中越邊境，尤其是在弄懷所銷售的商品，大多是一些產自中國的小商品，包括服裝、襪子、低端電子產品等。這些低附加值的商品大多在長三角與珠三角的工廠裡生產，中越邊境的弄懷作為一個銷售的平臺，前述的諸多商品經由交易繼續往南販售至越南的河內以至胡志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Gordon Mathews（麥高登）提出「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概念來描述前述的這一全球化進程（Mathews 2007, 2011, 2012, Mathews, Lin, and Yang 2017）。他指出，所謂的「低端全球化」是，「在全球範圍內（主要是在發展中國家），以相對少量的資本以及非正式的（有時是半合法甚至是非法）的交易，而形成的人口和貨物的跨國流動」（Mathews 2007: 170,

airiti

2012:69）。Gustavo Ribeiro 認為，這樣的低端全球化資本主義進程挑戰了既有的多層級金融秩序（Ribeiro 2006）。依託完整而低廉的工業體系，越來越多的產自中國的工業產品以極其低廉的價格進入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市場，越來越多的中國小企業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既有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格局，而這樣一個近乎「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的過程，在微觀層面是如何得以展開的？或許這是一個我們值得繼續關注的議題。

當時光邁入 2020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衝擊整個世界。回顧中國境內疫情發展的態勢，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頗值得注意的情況：當中國大陸各個省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時候，位於中俄邊境的滿洲裡和綏芬河出現了疫情的二次爆發。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樣，我在 2019 年的 8 月曾經到過這兩個城市，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往來，很大程度上經由這兩個口岸得以進行。南方的憑祥也是如此，疫情爆發之後，邊境關閉，貨物和人員的流動遭到了嚴重的打擊。在「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嚴重的今天，以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所謂「後新冠肺炎」時代，這些低端全球化的參與者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所謂的「中國夢」，所謂的「普世價值」，所謂的「一帶一路」，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又將何去何從？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

airiti

參考資料

Mathews, Gordon（麥高登）

2007 “Chungking Mansions: A 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 Ethnology, XLVI (2):169-183

2011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in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in Gordon Mathews,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Carlos Alba Vega, ed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World’s other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Rutledge, pp. 69-85

Mathews, Gordon, Linessa Dan Lin, and Yang Yang

2017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gai, Pun（潘毅）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ibeiro, Gustavo Lins

2006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m Below”, Etnografia, X(2):233-249